

刘云若

著

斜阳巷

上

无福鸳鸯天荒寻住迹，有情离别旧巷剩斜阳。以小说之笔述贫女坎坷孤苦人生，绮丽哀婉；以史实之笔写天津世俗百态生活，入木三分。



岳麓書社

旧巷 斜阳

上

刘云若
著



岳麓書社·长沙

作者简介：

刘云若，原名兆熊（一说兆麟），字渭贤，20 世纪 30 年代天津著名的社会言情小说家。一生写了 40 多部长篇言情小说，其中《红杏出墙记》《小扬州志》《春风回梦记》《情海归帆》《粉墨筝琶》《歌舞江山》等，堪称民国通俗小说的上乘之作，使其成为民国通俗小说史上领袖群伦的巨匠。

作者原序

《旧巷斜阳》将要出版了，书局方面请我作一篇序，这是应该作的。然而我感觉没什么话可说，因为本书在报端刊载的期间，已有许多读者为之批评讨论，一切微言大义，差不多都已被他们诸公说尽，所以轮到我说时，就只剩下畸零琐碎的东西了。

幽默杂志论语社有一条社章，是“不说自己文章不好”。这是对的。卖瓜的谁肯说瓜苦呢？但是我觉得自说瓜苦，固然违心；自夸瓜甜，也该打嘴，为避免违心与打嘴，只可仅卖而不吆喝。这是我自己的社章。但为自己的书作序，好像也是吆喝之一种，这又遇了困难。吆喝瓜甜，打嘴之外，还怕脸红；吆喝瓜苦，书局血本有关，必不赞成。无可奈何，只好抛开书的本身不谈，而只夸这《旧巷斜阳》是一部……在我一切作品中……比较最有好运的书。

这小说最先刊于本市《银线画报》，只写了半年有余，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，我写稿的报社，有四家废刊，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“永远续稿未到”的命运。但是和我有十年友谊的《天风报》，却得改为画报，社长沙大风先生力图振作，要我把四篇中断的稿，全行移刊天风。我认为无此先例，无此情理，而且四篇之中，有两篇我自己也以为无须续撰，只《旧巷斜阳》和《续小扬州志》还有完成价值，但是我在《天风》原写着一篇《情海归帆》，一报之上，刊载一人的三篇作品，虽或有吸收之效，却未免遗垄断之讥，就请大风任选一篇去，和《情海归帆》配对。我的意思，以为《小扬州志》因有前集行世，较受读者注意，而且“旧巷”在当时初起烟灶，主角璞玉尚未崭露头角，而“小扬州”中的主角，却写得悲惨深刻，布局也颇费过心思，所以主张他用《小扬州志》。哪知大风经考虑商量，过两天再来，竟选择了《旧巷斜阳》。这就好比两个女子同年待嫁，而“旧巷”先有了婆家，这是她的初步幸运。

稍迟之后，《小扬州志》也有了主儿，于是两篇小说中的故事，一同向前发展。最妙的是两篇中的主角，都有着极度悲惨的命运，在我自己，感觉着《小扬州志》的主角，比“旧巷”的主角璞玉，写得更为曲折紧张，更容易得人同情。但任她宛转呻吟而没人理睬，好似落到阴山背后，而“旧巷”主角璞玉，竟会引起了如许的善心人的惦念，除报端讨论文字不计，居然有些先生、太太生了幻觉，把她当作真的活人，直接间接，对我作拯救她的交涉。最可笑的是，有几位资产阶级的太太，竟使用贿赂手段，倘然在去岁年底能叫璞玉脱离苦海，我足可过个很肥的新年，连拙荆也许落一套日月团花袄，山河地理裙，可惜一时掉不转笔头，以致失却发小财的机会。反而因璞玉受了许多委屈，先生、太太、小姐们，把我撵出游宴团体，厉行绝交，宣付惩戒，或是写信斥骂，电话恫吓，以及吃饭合谋灌酒，打牌暗算输钱，又有若干人联名警告，限期救出璞玉，若再逾限，将全体拒看我写小说的报纸。真使我惊讶，璞玉何以人缘如此之佳？势力如此之大？她虽在书中受苦，然而能有这样际遇，可谓不虚此生。就因为这样的人缘势力，所以我至今写到她的切实归宿，一般关心礼教的先生，很多通函主张，使璞玉重归盲夫，宁可落寞以终，也要为世道人心之劝。我很想接受。但顾虑着另一面对她溺爱过深的慈善家们不能允许，故而尚在踌躇难决，几乎愁白了头发；真不知璞玉前世何修，今生何幸，得到这般幸运。

于此，璞玉的幸运，已泽及《旧巷斜阳》，使她博得较多的读者，更希望她再把幸福分给发行的书局……

末了，还有需要向读者道歉的，鄙人文债见积，日少暇略，兹编匆促出版，未及切实整理，情节参差，字句讹误之处，当然难免，惟祈读者特别垂谅，异日得暇，当尽力补过盖愆，以报我十余年来的旧知己老饭东也。

又此次本书出版，因去岁遭水，存稿遗失，无法寻觅，几致停顿。幸蒙刘蓬岛、陈季珊二君，热心相助，慨然以旧存合订本见赐，始得完成；又有于在滂老弟代为奔走搜罗，热忱同为可感，谨于此敬致谢意。

目 录

作者原序 / 1

- 第一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/ 1
- 第二回 小楼花月夜叱燕啖莺 大道战争场拗莲捣麝 / 22
- 第三回 碧巷骋双车香尘迷路 红楼窥半面止水生波 / 60
- 第四回 转怨即为恩难为人面 将离翻乍合莫问骊歌 / 101
- 第五回 一唱荒鸡覆巢悲燕子 重寻故辙薄命认桃花 / 135
- 第六回 花终坠溷北里别幽明 絮已沾泥东风还上下 / 172
- 第七回 市井畸人买春挥涕泪 烟花恶蠹争霸战玄黄 / 203
- 第八回 魔窟幻沧桑蛾眉历劫 羊车追落絮鸿爪留泥 / 239
- 第九回 乔木故家赤凤调飞燕 好春疑梦梨花聘海棠 / 268
- 第十回 隔水撷芙蓉东风有意 登仙伴鸡犬中馈无心 / 310
- 第十一回 白发见花羞掌珠暗寄 青楼回梦冷玉笛初闻 / 346
- 第十二回 柳暗花明云端排雁阵 蛛丝马迹山外送琴声 / 382
- 第十三回 陋巷问残花凄凉夜话 高轩遇大户邂逅交期 / 422
- 第十四回 肝胆出风尘蛾眉脱劫 姻缘怀故剑侠骨盟心 / 452
- 第十五回 月来云破恩冤了一生 水断刀抽功罪疑千古 / 479
- 第十六回 飞鸟有高心狂风吹落 全牛无近目妙绪偷传 / 509

- 第十七回 得失幻须臾拾金不昧 去来成往事倚玉难期 / 539
- 第十八回 人面依稀旧曲翻新怨 花开造次小白间长红 / 560
- 第十九回 转绿回黄旧盟圆墓上 看朱成碧别调起琴边 / 595
- 第二十回 无风起絮历乱舞春烟 止水流花徘徊疑月影 / 626
- 第二十一回 薄情挥痛泪怨转成恩 至性幻痴心星恩替月 / 651
- 第二十二回 白发心孤殷勤寄怜女 红鸾星动宛转赋宜家 / 680
- 第二十三回 老妓脱风尘繁华一梦 新人投水月绮绪三生 / 699
- 第二十四回 空原是色明镜照鸳鸯 梦也能真锦衾收涕泪 / 723
- 第二十五回 黄衫义重一拜岂酬恩 白水风高万言难却聘 / 763
- 第二十六回 烽火警良宵弦僵锦瑟 残雪思旧岫泪洒红丝 / 774
- 第二十七回 重逢冤业得宝漫成歌 绝念音尘寻芳宁有意 / 806
- 第二十八回 悔过知非佳人敦琴瑟 杀机肇祸君子远庖厨 / 836
- 第二十九回 回首百年身天刑有赦 樱心终世恨尘梦难醒 / 865
- 第三十回 无福鸳鸯天荒寻住迹 有情离别旧巷剩斜阳 / 893

第一回

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

话说在这正是深秋的清晨，料峭寒风，似乎比冬天还冷，有钱的人向来对气候变化很少感觉，此际身眠锦帐，怀拥美人，自然不会知道这初寒的滋味。只有一般需要工作的穷人，清早行在街上，把这冷风全部接受，他们不只因为尚着单衣，身上觉冷，而且想到寒衣尚陷于质铺之中，不知是否有拯拔出来的希望。再想天公已下了第一道警告，暗示转瞬便是小雪大雪，小寒大寒，一道道的催命符，相继而来，这无情的严冬，将要如何度过？想起去年所受苦楚，连心里都冷起来。在这时候，凡是穷人，几乎个个有这感想。

但有一个地方，虽然居民一样的穷，但心里不但不一样的冷，而且特别的倒发了狂热。这地方在城西南大道的贫民窟里，有条大酒缸胡同，短短的小巷，窄得几乎不能两人并行。巷内约有七八家人家，都是土房，内中只路西有一座较大的房子，房顶上盖着碎瓦，墙上涂着青灰，虽也颓败不堪，但因是巷中独一无二的灰瓦房，在一群土房中，就显得鹤立鸡群，大有贵族气概。不单表面如此，实际住在这灰瓦房里的人，也较为贵族化。这巷中因完全住的是贫民，照例房租按天缴纳。土房每间一天只十五枚铜元，灰瓦房一天却要二十八枚，由此可见两种房户的身份，竟相差一倍了。我这作书的有些势利眼，觉得那土房中人不值得一谈，才专把笔墨伺候这灰瓦房中人物。

这院中共有七个单间小屋，在院子中央秽土积成的小山周围，却只放着六具作做用的行灶，可以表明只住有六家人家。但并非有一间空间，而立在院中称为首户的厨师黄三，因为在一家中学堂里包饭，进项很多，就独占了北面向阳的两间房子。在黄三旁边的一间，是卖鲜花的赵大头夫妇住。东面两间，一间住着个拉洋车的鼻子王，一间住着马寡妇。这鼻子王因为鼻子太大，所以绰号叫大鼻子，但不知怎的被人把“大”字省去，简称鼻子。他原在一家公馆当差，因和一个

女仆勾搭上了，被主人看破，双双被辞。二人就赁房同居，鼻子王改行拉车，养活他的姘头。至于那马寡妇，却是一家小康人家的媳妇，丈夫死了不久，她空房难守，闹得风声很坏。公婆劝她改嫁，她又不肯，又加上娘家没有亲人，公婆也不是明理的，只图眼前清静，就把她赶将出来，在外另住，每月给一点生活费。她又托人在恤务会补个名儿，每月领一块多钱，对付着生活。房中常有男人盘踞，据她对人说，是娘家兄弟，但这兄弟却常停眠整宿，因此每惹黄三的老婆讥骂，马寡妇也不在乎。西面的一间，住着在饭馆作跑堂的刘四，失业已然很久，可是他一妻二女，全是饱食暖衣，不露穷相，并且还聘请了一位在落子馆的教师，教给女儿唱戏。外面都说刘四在外面作了白钱，干着腌臢营生，但没人能够证实。刘四本人又成天嘻嘻哈哈，对街坊十分和气，人缘既好，人们也就不考察他了。另一间却住着姓韩的母女二人，母亲已是五十多岁，女儿名叫巧儿，年方十八，生得很有姿色。母女都给一家军衣庄作外活，颇能温饱。巧儿还有些微积蓄，每月贴给刘四一块半钱，和他的女儿一同学戏，因为天性特别聪明，已经学会好几出了。这是院中大致轮廓，先行表过。

再说这一天早晨，院中忽然特别热闹起来，比平常预备过年还来得紧张。因为刘四有个外甥女儿，当初也在这院中随着刘四夫妇长大，十四岁学会唱大鼓，十五岁进了班子，就红起来，赚了二年钱，就遇着一户好客人，是什么路局的科长，看中了她，花钱娶了去。她竟大有帮夫运，嫁过去不到半年，丈夫被调到陇海路任职，她也跟去，一晃儿二年多，她丈夫已升了处长，十分阔气。最近她丈夫因有公事回到天津，她也随来，住在旅馆里。刘四听见信，跑去瞧看，那外甥女，是非常念旧，不但给了他很多钱，还要回到舅父家中，看看儿时旧侣，就定在这天早晨九点钟来。

院中邻居一听这消息，立刻人心大为浮动。黄三、赵大头和韩家母女，都是院中老住户，和那外甥女儿是熟人，脑中都以为那阔太太顺着手缝能掉金子，希望能从她身上得到好处。韩巧儿从小时和那外甥女儿常在一处玩耍，一起去捡煤核，又亲见她脱下破烂衣服，换上绸缎，戴上珠翠，一向在脑中有极深的印象，这时自然希望看看那旧侣阔成什么样儿。而且就连一向没见过那外甥女儿的新邻居，也似乎觉得院中来了贵人，于自己有无限光彩，盼望能够巴结上这阔太太，

沾一点阔气儿。于是满院里的人，从昨夜晚上，听见刘四宣布了喜信，几乎全少睡了半夜的觉。赵大头的老婆，逼着男人上当铺赎出那件假华丝葛的大棉袄。赵大头正值手头没钱，又因还不到穿大棉袄的节令，只答应替她赎夹袄。他老婆因为夹袄是斜纹布的，没有亮光，怕被阔太太看不起，直和赵大头吵了一夜，结果，赵大头在清晨便扛了仅有的两幅棉被，上当铺去了。鼻子王的姘头，在前月因为丢了两根柴禾，和赵大头老婆打了个头破血出，一直仇人似的，没有说过话。但今日却因为想赊两朵白兰花戴上，好在阔太太跟前显显漂亮，竟虚心下气地和大头老婆说了一阵好听的。哪知赵大头老婆记着前仇，给她来了个没面子，气得那姘头回去，把鼻子王骂了一顿，逼他立刻出车，在九点前最少送回两角钱来。那马寡妇却从夜里就自对着镜子，把个徐娘脸儿，用线绞得光光亮亮，但用力太重，竟把脸皮绞破了一块。又把头儿梳得紧紧绷绷，消消停停的。早早熨帖好了十年前的嫁衣，从天刚亮就穿好了。在房里对着镜子左瞧右照，身上有个土珠儿也得掸掉了，衣上有个浅皱纹也必烙平，而且怕粉落了，每隔十几分钟，便重擦一次，没到八点钟，她面上的粉已有半寸厚了，偶一皱眉，粉忽然成片的掉，她只好重新涂抹，再作端详。最后可觉得毫无遗憾，可以叫太太看得入眼了，哪知无意中忽一低头，瞧见脚上一双青缎鞋，已经沾满泥土，和地皮同色，便不由大为恼丧，痛恨她那冒牌的娘家兄弟，早就叫他买鞋，直耽误到今天，还没买来，这可怎么好？为难半天，想出了主意。就拿了个茶碗，去到黄三房里，讨些烧酒，想借酒的力量，把旧鞋拭出本来面目，变为新鞋。扭扭摆摆的，作着向来穿新衣服逛街时的卖俏姿势，出了房门。

穿过刘四一家人昨夜举行清洁运动的院子，才见院中间的垃圾土山，虽然未曾消灭，却已收拾得有了个样儿，面积缩小，高度增加，成为一座挺秀的山峰。不知在哪里寻来的许多橘皮和香蕉皮，还有只很大的螃蟹壳儿，整整齐齐堆在山峰顶上，以为点缀，好像预备给贵客观览，暗示此院中人也常吃贵重东西。而且院内向来纵横错杂的有六个行灶，此际好似经了军法训练，都排成整齐行列，把灶口向着大门，现着迎迓来宾的模样。至于柴禾，也全捆结成束，倚墙成行而立，同作恭敬之状。马寡妇一心只在鞋子上面，无心观赏这崭新的建设。走到黄三住房门前，便叫：“三嫂子起来了么？”房内黄三嫂才问了声

谁，马寡妇便推门而入。只见黄三的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，正立在地，对着桌上一个直径四寸的镜子，擦脂抹粉。因为镜子太小，二人都抢着要照，互相推挤。这个说，我把胭脂都抹到下巴颊上了，你这小该死的还挤我；那个就哭着喊娘，瞧小臭儿把粉都抹去了，我的脸还不白哪。那位黄三嫂好似没听见两个孩子的纷争，她已经打扮好了，身上穿着五闪绮霞缎面的大羊皮袄，袖子既肥且短，小臂上露着粉红色卫生衣的窄袖。在这时候穿皮袄，似乎还早着两月节气，但黄三嫂只这一件压箱底的逛衣，今日宁可热得头昏眼晕，也要出出风头。马寡妇对于黄三嫂的大皮袄，好似知道神仙不是凡人做，虽然羡慕，却向来不作妄想的。但对那件粉红色卫生衣，可垂涎了整个年头，和她那位娘家兄弟直打了六七场架，结果也没有到手。她这时一见黄三嫂宝衣上身，不由又勾起了对娘家兄弟的旧愤，暗骂那小子太没良心，下次来时，若不给我买件这样的卫生衣，再叫他上我的床才怪，想着就强忍着气，叫了声三嫂。

黄三嫂似乎听出她的声音，并不抬头，仍低头干着活儿。马寡妇搭讪着坐在炕旁小几上，忽瞧见黄三嫂腕上黄澄澄的放光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暗想，黄三嫂怎样又发大财，竟带上金镯子了？再仔细一看，才看明白那黄三嫂左腕上果然带着黄色大镯子，而且灼灼有光，但右腕上的一只，却拿在手里，只黄了半圈，另半圈还露着原来的银质，黄三嫂正用金黄色的薄片向上面包裹呢。马寡妇才在端详，黄三嫂似乎不愿被人看破秘密，但既掩饰不得，只可抬头看了看马寡妇，心不在焉地说道：“你倒打扮好了，真漂亮，这一来你娘家兄弟更离不开你了。”马寡妇听她又揭根子，心虽不悦，但因有求于她，只可仍陪笑说道：“您也早班啊，这会儿都收拾利落了，这是干什么呢？”黄三嫂翻了翻眼儿道：“咳，今儿不是刘家的阔外甥女儿要来？我从小儿瞧着她长大，准得要跟我说会子话儿。我昨儿晚上才想起手上这付白银镯子怪素的，打算叫银楼镀镀金，已来不及，恰巧前几个小臭儿在外面街上看过嫁妆的，拾了几片金叶子来，先对付着包上，远看黄澄澄的，瞧不出假来，省得叫阔人儿看薄了咱们。”马寡妇忙乘机说道：“可不是，我也为这个正着急。鞋子旧了，来不及买新的……”黄三嫂很快地接口道：“怎么来不及？西边街口上，不就有家鞋铺？”马寡妇道：“我倒不想买。”黄三嫂才听了这句，只怕她是向自己借鞋，忙迎

着道：“我也只脚上这一双，没富裕的。”马寡妇知道她是误会了自己的来意，忙翘起一只脚儿道：“这鞋还对付能穿，只是太秽了。你有干酒，给我点儿擦擦。”黄三嫂听出问题并不严重，才把紧绷着的脸儿，舒展了些，摇头说道：“我又不喝酒，可哪儿来的白干儿呀？你花两铜子上小铺儿打点儿，不就得了。”马寡妇这时囊中固然未必没有几个铜子儿，但一时舍不得动用，二则既已向黄三嫂舍了脸，到底还要自己破费，未免窝心。于是打定主意，无论如何，总要达到目的，即使讨得一滴半滴，也算不虚此行。便陪笑道：“前儿三爷不是整瓶的带回来？凭您这屋里，什么东西也没个缺少，三嫂给寻点儿吧，我又用不多。”

黄三嫂这时把镯子已经包好，带在腕上，见马寡妇目光已射在桌上的酒瓶，不好再说没有，而且自己秘密已被发现，怕把她得罪了，万一当着阔太太面前，使什么促狭出自己的丑来。心里已打算给她些许，但想到烧酒是值钱东西，白白送人，有些心疼，眉头一皱，得了计较，就把孩子拉过一个，指着脸儿骂道：“瞧你这德行，白糟我的胭脂粉，擦成你妈的豆腐脸儿，不怕叫人笑话？别混抹了，等我来。”说着，又向马寡妇道：“酒是什么好东西，只要有，给你点儿又算什么？现在我正占着手儿，你先把碗放下，等会儿我叫臭儿给你送去。”马寡妇一听，有了指望，忙把碗放在桌上，谢了一声，就走出来。

到了院中，只见韩巧儿已收拾得光头净脸，穿着紫色假哗叽的小夹袄，周身沿着青边，下身是青色假礼服呢的裤子，长到盖着脚面，正蹲在她的住房门外，把一根大辫子甩在肩头，在修理她门旁的小花池子。池内种着一株小桃树，和两根玉蜀黍。那玉蜀黍比桃树还高大许多。还有几根牵牛花，此际在秋风中，业已憔悴不堪。韩巧儿正剪除残茎败叶，马寡妇望着她道：“大姑，你倒好大闲心啊。”韩巧儿抬头，微启瓠犀笑道：“瞧着怪伤心的，挺好的花儿，一刮秋风，就成了这样儿。”马寡妇又道：“这庄稼长得怪俊的，没结玉米么？”巧儿道：“结了两个，都快熟了，不知道叫谁给偷了去。”马寡妇不由脸上一红。她正是偷玉米的贼犯，自觉亏心，但仍搭讪着道：“这院里就是这样不好，总丢东西。”巧儿摇头笑道：“我倒不在乎那两个玉米，只爱这小桃树儿，长得真旺。刘四大爷说，再有几年，就可以结桃儿了。”马寡妇笑道：“哟，我的姑娘，你还想吃桃儿？别说傻话了。再

过几年，你不定被谁家娶了去，还总在这院里等吃桃儿呀？”巧儿红着脸，呸了一声道：“净不说好话，难为你还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住，把底下犯忌的两个字咽下去。

马寡妇已经听出来，方要开口，忽然黄三嫂的小臭儿，端着个碗进来，叫道：“马大婶儿，给你酒。”马寡妇接过一看，见碗内几乎满了净白的流质，虽没半斤，亦有六两，心想，黄三娘儿们今天怎这样大方？给了许多。还怀疑黄三娘儿们拿冷水来骗自己；放在鼻前闻了闻，居然大有酒气，于是高声向小臭儿喊声，谢谢你妈，便兴冲冲回到房中，脱下鞋，用棉花蘸酒就擦。哪知擦了半天，两只鞋都湿透了，既不去垢，更不见亮，方才纳闷起来。她又怎知黄三嫂别出心裁，寻出了空酒瓶，把白水倒入些许，加以摇荡，把瓶内残余酒气融入水里，再倒出给她送来。马寡妇上了大当，明知搀假不少，但因是白讨来的，还不能声张，只得把水铃铛似的鞋仍自穿上。这一来，冰镇脚了的滋味，可真够她受了。

她在房里暗暗咒骂不提，再说韩巧儿把花池收拾好了，本想将残枝败叶，放到垃圾堆上，但因这东西太轻，一阵风来，便要吹撒满地，而且昨夜刘四在修理那垃圾堆以后，曾向众人下过通告，不许再向上面弃置秽物，因为一则怕破坏了新建设的风景区，二则怕掩盖了那橘皮、蟹壳等点缀。韩巧儿这时只可拿个簸箕，将枝叶撮着，倒出门外。就见路北向阳处摆的小糖摊儿，已摆设整齐。这摊儿一共也没有五吊钱的本钱，一点残糖烂果，泥制玩具，只赚左近穷家小孩儿的钱。通常当是一文半文的生意，若是三五枚铜元的交易，那就是绝大主顾，终日也未必遇见一次。但此际摊上，竟红红绿绿的添了许多新货。摊主耿小秃，素日像乞丐一样，今天也忽而穿上了一件过年时的半新蓝布大褂罩，并且把向来不洗的脸，也居然洗了，秃头上还罩了顶瓜皮帽。

巧儿觉得出奇，就向他望了两眼。耿小秃看见她，就叫道：“韩大姑，真早班，今儿你们院里可热闹啊。”韩巧儿心想，消息传得真快真远，连外面都知道了，就道：“老耿，你今儿怎也这么人马刀枪的，有什么事？莫非又是你老伴儿的生日？”耿小秃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今儿你们院里刘四爷家，要来阔亲戚，我怎能不收拾得干净些儿？提防着人家要买咱的糖儿豆儿，瞧咱东西干净，就许多照顾些儿。”韩巧儿听了，才知道他另有心思，不由暗自好笑，方要转回门内，忽见

一个挑水的老毛，把头剃得光葫芦一样，担着水桶走来。走到糖摊旁边，叫道：“小秃儿，赊块糖吃。”耿小秃不在意地说道：“拿吧。”老毛捡了块大芝麻糖放入口里道：“秃子，你等着，晌午我请你吃饭。”耿小秃道：“你只盼把自己喂饱了吧，还请我呢。”老毛道：“你别隔着门缝儿看人，今儿咱有落子。刘四爷约好我了，等他那财主外甥女来，我就跟着伺候。端端饭菜，外带倒茶买东西。刘四爷许着吃剩下的折罗，都归我，完了再讨点酒底儿，还不够咱们大吃一气的么？”耿小秃道：“你倒巴结上个好差使。可别像我那回，黄三奶奶的生日，也是叫我去落忙。我歇了摊儿，从早晨忙到过晌午，哪知预备的东西都吃净了。来的亲戚，好些都闹着没吃饱，临到我更连根面包条儿也没见着。饿着肚子，直到两三点，黄三爷才给了我二十铜子儿，说先买几个烧饼垫垫，等晚上多吃炖肉吧。我也只有等着。谁想晚上更糟，客人吃完了，只剩下几个鸡子儿和半碗肉汤儿烩白菜，还被一个亲戚穷老婆子，说她家还有两个孩子没带了来，家里又没人做饭，一定叫把剩菜给送了去，差使还派到我的头上。瞧我这气够多大吧！半道儿我就下了会，不伺候了。第二天黄三奶奶还说闲话，骂我不识抬举。我饿了一天，只落了二十子儿，还不如出摊子倒能落个吊儿八百的。这冤往哪儿诉去？所以我发过誓，再不伺候他们这大宅门了，只盼你今儿别像我那回就好。”老毛道：“没有的话，听说刘四爷是在街口上吉庆馆定的二块八一桌的满汉八八全席，听说也不是多少大碗，多少小碗，东西海了去咧！来吃的只有一位，还是女的，你想能吃多少？这一剩下，我还不得用水管往家里抬呀？”耿小秃一听这二块八的大价目，立刻也引起高兴，代出主意道：“我的傻哥哥，你宁可费点儿事，可别都搀和在一块儿，那样吃不出滋味来，糟践好东西，多冤枉哪。上回五月节那天，我花过五十子儿，在吉庆馆买了半碗折罗，敢情里面真有整根的鸡脖子，你猜怎样？蛮不是味儿。不是咱跟你说大话，当初我真吃过鸡，还是一顿吃了整只，要不然，怎会吃出鸡脖子没鸡味儿呢？后来听人说，不论多好的东西，只一搀和，就都走了本味。你千万捡好东西单放着，晚上到我家里吃去，打酒是我的事。”老毛摇头笑道：“你好鬼精灵，想连老婆孩子都吃我呀？”耿小秃道：“你怎这么小气哇，不愿意拉倒，现在还我糖钱，一天一块，足吃够二十天了。”老毛闭了一只眼，作出藐视他的样儿，道：“相好的又臭

了？得得，晚上往你家吃去。只要吃到高兴时候，你带着孩子们出去躲个空儿，我今儿这点体己都给你的老伴吃也不冤。”耿小秃听了，要赶过来打他，老毛担起水桶飞跑。到了巧儿立的门前，才觉得方才说的话太村，被人家姑娘听见不好意思，只可搭讪着唱起山歌，低头走了过去。因为他心中想着巧儿是大姑娘，口中不由得竟唱起“姑娘明年才十七，嫁个女婿二十一，练礅子，举石锁，外加好大的个。哎哟哟，瞧着就替她受不的……”老毛只顾遮羞，随口一唱，竟忘了这歌儿比方才的村话还加十倍难听，就在受不的的余音渺渺中，转过巷尾去了。

巧儿听得已红了脸，呸了一声，骂道：“缺德的，顺嘴胡数，好歹掉到河里喂王八吧。”但她却因老毛的村歌，而引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春意，脑中隐隐映出一幕影像。那是在晚间黄昏的光景，自己上军衣庄去送衣服领工钱，归途走至巷北口外的大坑旁边，猛见一株老柳树下，似有个人影一晃，心中方在害怕，忽见那人影已迎过来，自己看清了是那串书馆卖文具的唐棣华，不由心内又喜又怕。小唐走到近前，低声叫着妹妹，就拉着自己到大坑东面，人家后墙下的僻静地方。他告诉，昨儿在南乡一处小学校里，卖出去大批笔墨纸砚，一水就赚了两三块钱。又说他近来生意一天比一天好，而且攒下有百十块钱，已经能够养活家小了，要求自己话应前言，答应嫁他，他就托媒人出头提亲。自己心里本来早爱着他，说过许嫁的话，但在前几月时，自己因看着刘四爷女儿学戏，有些眼热，也跟着学起来。小唐听见很不愿意，对自己劝了好些话，倒真像个男人教训老婆似的。只问我，既打算嫁他，为什么又要学戏？自己听着有气，就说出绝情的话。一直恼了这些日，并没理他。这时，他像忘了那回事似的，来说好话。自己虽觉心软了，但还记着前碴儿，给了他老大个钉子。可是他那小嘴儿太会哄人，三言两语，又把自己哄笑了。那时候，他竟趁着坡儿，跟我胡缠，我一阵昏昏沉沉地，若不是被走路人惊散……巧儿想到这里，不禁面红耳热，四肢都瘫软了，上身若不靠着门框，真将跌倒。一阵青春火焰，燃烧过去，心中渐清。又想，小唐人品模样，倒很配得上自己，而且他一天也有赚几毛钱的能力，嫁给他也算福气。这一带的年青小伙儿，还没一个比得上他。去年开车厂子的王大生，要把女儿给他，还吃了他的没趣呢。巧儿想着，颇有自得之意，颊上的小酒涡

儿，不自知的就显现出来。

就在这当儿，忽见刘四领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，手提一只很大蒲包，由外面回来。巧儿叫了声：“四大爷，你这么早，上哪儿去了？”刘四擎着蒲包儿道：“今儿真麻烦，什么都得想到。我那雅琴外甥女儿，向来爱吃零嘴，糖儿豆儿的，果儿枣儿的，一天离不开，所以我赶早儿上晓市，买了些来。要不价，在门口儿零买，那不贵死人哪？”巧儿一听，暗替耿小秃叹道：“这一摊子新货，算白上了。”想着，又见刘四的孩子，头上已戴着崭新的一顶廉价黑狗皮帽子。时方秋半，在外面光头走路的人还多，何致于就戴上了皮帽子？莫非要和黄三奶奶的小皮袄比美？就忍不住指着孩子问道：“大有儿怎都戴上皮帽子了？”刘四道：“咳，别提了，本来用不着帽子，他娘因为今儿这日子，定要添俊儿，强拗着要给大有买帽子。我想了想，若买了薄的，现在戴着合适，过些日子一冷就没用了，所以买了顶皮的，拼着今儿受一天热，可是能过冬呀。”说着，又叹道：“这年头儿，没东西不贵。狗皮缝成形儿，楞卖半块多钱。好家伙！”巧儿道：“可不是，可惜今日忙着要戴，要不然，明儿我上军衣庄讨点碎皮子，替大有儿缝一顶，也不费事。”巧儿这原是事后送人情的话，哪知刘四一听，竟得了主意，拍手道：“真个的，大姑既然能做，我又何必买？好，就劳驾你给作一顶，买的这顶，今儿戴上半天，晚上雅琴一走，我就上帽铺退钱去。”韩巧儿听他居然满不客气，心想，你也太会找便宜了，我母女凭着四只手，养活两张口，工夫就是钱财，哪能白给人效力？再说，你也把东西买妥了，何苦又费许多周折，省这几角钱？就道：“这帽子要退钱，人家铺子肯么？”刘四道：“管他肯不肯，我叫大有儿他妈去，跟铺里胡吵硬赖，没个不成。这样的事，他妈办得了，拿手着呢。”巧儿一听，知道自己这义务算尽定了，只可暗悔不该多嘴。刘四又低声说道：“大姑，今儿你们不用做饭了，你到我屋里陪雅琴吃，再给你妈端过点儿去。”巧儿明知他这邀请，就等于一顶皮帽的预约，但本心却希望借此亲近雅琴，就也欣然答应了。

刘四进去不久，忽然从房中抱头鼠窜而出。刘四奶奶大骂着追出来，到了门口，刘四已跑出巷外。巧儿就问大娘为什么，刘四奶奶张着手道：“你看，我这手上长着湿疥，总也不好。昨儿这老挨刀的还说，雅琴要来，你在前面端茶递水的，她看了这两只手，不要恶心？

我说有什么法儿呢？他出主意买手套儿带上。方才他带大有儿出去，顺便给买了一付手套儿。你瞧这老挨刀的多混蛋，竟买了黑色儿的。我嫌猪爪儿似的太不鲜亮，要他给换付粉红的去，老挨刀的竟说我这模样儿，不配带漂亮颜色。你听，这不气死人？我这模样儿对不住谁？大姑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在娘家作闺女的时候，街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儿，叫玉天仙，又叫一汪水儿。每逢站门口买针线，年青的小伙子，能把我给围上。老街坊张木匠的儿子，就为想我得痲病死的。当初我的爹娘，要活动活动心思，我准比如今的雅琴还阔。只为没有那号运气，才嫁给这老挨刀的，进门就受穷，成天价缝连浆洗，烟熏火燎，又加上淘渌了这些孩子，生生的把我给糟践了。老挨刀的自己不亏心，倒说我模样不济。等他回来，看我不折腾出他的牛黄狗宝来才怪。”巧儿听着，眼瞧着她那肥蠢如猪的身躯，和一双烂红果似的眼儿，想到玉天仙、一汪水等美名，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。幸而这时巧儿的母亲由房中声唤，巧儿才得了解救，低着头儿跑入房中，已忍着的笑，噗哧的笑将出来。她母亲已是过五十多岁的人，此际也换了干净衣服，正坐在炕上收拾着一只打开的旧木箱，见巧儿没来由的痴笑，便问笑什么。巧儿举手向外指了指，又摇了摇头便问道：“您叫我干什么？”

她母亲从箱中取出一只淡绿色的小戒指，道：“这是我才翻出来的，你带上吧。”巧儿大喜，拿过那戒指细看，见通身多是白色，只上面有黄豆大一块绿色，还是斑驳不纯。这本来是很低劣的翡翠，但在巧儿眼中，已如见奇珍异宝，就笑问道：“娘，您还真有这样体己，我怎没见过？是哪儿来的？”她母亲叹气道：“这东西在箱子里放了十一年了，你还记得你哥哥么？”巧儿听了，才想起自己有个胞兄，比自己大十五岁，听母亲说，他在父亲病死，家庭败落之时，以一个十七岁的孩子，便出去投军当兵，中间曾回来过一次。那时，自己还不甚记事，到如今又十多年没有音信，母亲为避免伤心，很少提到这失踪的儿子，不知今日何以由这戒指又想起来。正要询问，她母亲已凄然说道：“你哥哥从十六年前跑出去，到十一年前忽然回来。那时你才七岁，见了哥哥，还认生呢。你哥哥对我说，他已经升了排长，新从湖南跟着队伍回来，不久还要开到河南。只在家住了两天，给留下二十块钱，和一付镯子，还有两个戒指，一个是金的，一个就是这翡翠的。他嘱咐把几件东西都给你留着，等长大了作嫁妆。我问他这东西